

人间物语

桂香满室

| 鲍冬莲 文 |

早晨醒来，一睁眼，便感觉到满室桂香。

早前几天，路过一株桂树，我还仔细打量了枝叶，没有看到一星点花粒，心道，中秋都快到了，这桂花咋还没影子。不料这香气说来就来，丝毫挡不住。

桂花开了，可以制几笼桂花糕，炮制一点桂花茶，手巧的，还可以捣鼓几瓶桂花霜。最简单的，莫若晒一些干桂花，等到中秋或者春节，将干桂花撒到盛满热气腾腾的甜酒汤圆碗里，酒香糯香桂香，纠缠缠缠在鼻尖，未入口，人就醉了。

这些旧年的趣味，总让我惦念。在被桂香包裹的早晨，我又想起那些桂月里的趣事。

笨手笨脚，还笨脑袋，妈还在世时，经常这样责备我。“她还小，长大就好了。”姐维护着。

八月，还有一季糯稻，种的不多，几分田的光景，不做主食。妈说种一点，中秋打糍粑，春节做酒酿，搓汤圆。我不等妈说完，抢着嚷嚷，酒酿汤圆里放一撮干桂花，那味道会让人美死。妈使劲敲我的头，说话不要带那个忌讳的字。姐怂恿我，想吃桂花酒酿，自己摘了保存好。姐说完，对着妈眨了眨眼睛，看着她俩不怀好意地笑，我假装没看到。

我一点也不在乎她们的小伎俩，这事难不倒我。蟾宫折桂，祥瑞之意，家家都有桂花树。但我最属意的是，村中间，叶家门前，小河坎上，那棵据说快有一百年树龄的桂花树。颜色好看，金偏橙色的黄，鲜艳明亮。树冠很大，像一把撑开的超

级大降落伞，非常漂亮。叶家家境殷实，相比村子里土墙石板屋，他家三间正瓦房显得特别气派，旁边还有一溜厢房。他家那个女主人很少出门，是个看上去非常端正的旧式女子，偶尔露面，丰满白皙的脸上总挂着浅浅的笑。

叶家将这棵桂花树打理得非常好，宽大伞形的树冠下清理得非常干净。桂花盛开时，那一簇簇金橙色的花，耀眼在茂盛的枝叶间，甜冽的清香被风卷着，从村头缠到村尾。香气招引来大小孩童，个个都想采摘几捧，供大人加工桂花美食。男孩们搭梯登高，用小竹棍敲打树枝，女孩们展着布巾围裙，小心地接。一层又一层，香香软软，兜着闻着，我的口腔似乎已弥漫了桂花甜酒的香醇。

叶家很大气，他家三个儿子都长得像小牛犊，看到孩童们胡乱敲打树枝，并不发怒，只是走过来提醒，轻一点，不要伤到树。

我将收集的桂花放到一个铁盒子里，盒子是去年的月饼盒，姨婆送的。那时候能吃到盒装月饼，很是奢侈。姨婆家的儿子是县城干部，顺带着我们跟着能打打牙祭。月饼盒的盖子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，红色的衣裙，浅绿的披帛，乌黑的云鬓上簪着五彩珠钗，我想当飘逸出尘的嫦娥，她的月宫有取之不尽的仙桂。

我紧紧存着我的这些桂花，趁着妈和姐不在家，倒一杯开水，拈一小撮，放在杯子里，仿着大人轻轻吹着浮在水面的桂瓣，浅浅呷一口，想喝出浸着

桂香的水，可是一杯水喝完，除了嘴里留下的桂瓣残渣，什么滋味也没有，我怀疑是我的做法不对。

春节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来到，妈做的甜酒熟了，她用筷子挑了一点给我尝，我快乐得像一只偷到油吃的小老鼠。我神秘地拿出我放着桂花的月饼盒，让妈给我们做桂花甜酒汤圆。盖子一打开，盒子上的桂花早已焉了，有些已经发烂发黑。几个姐看到，哈哈大笑，问你收回来没有晒么。

妈又使劲敲我的头，这么笨，以后怎么办。

后来，妈走了。再后来，叶家那个丰满白皙的女主人跟妈一样，也大归。

老一辈的面孔，一个一个消失在时光的隧道，连着他们的故事也渐渐沉寂为旧年的记忆。而那株百年的老桂，在岁月的磨砺下，年复一年，依旧飘香，只是曾经在花树下嬉闹和采摘花朵的少年们，也早已人到中年，他们各自承担着自己的人生责任和义务，朝九晚五，穿梭在各行各业，行色匆匆，已无暇顾及枝叶间那静静绽放、繁星一般的明艳花朵了。

今年的桂花又开，叶家门前的那棵老桂定又是满树花香了吧。感谢这个桂香盈室的早晨，带着我回味起故乡的桂香，回味起在故乡的山水里曾经走过一程的先人们。

花在，香在，树在，根在。无论离家多远，总有这清悠甜冽的桂香将我们和故土相连，与血脉相牵，悠悠长长，生生不息。

履痕

东山枣树

| 杨庆鸣 文 |

立秋已过，苏州东山的天气仍异常闷热，温度达35度，早晨散步回来，到下榻的东山宾馆，已是大汗淋漓，但尽管如此，却开心看到了太湖碧波荡漾、晨曦壮美辉煌和枣树硕果累累。

东山人说，到了九月，就是采摘白枣的时候了，今年是个丰收年。由于地理环境和阳光照射的原因，东山白枣结得特别大，树上挂满了一个个“小灯笼”，有些已开始自然掉落，散满一地。我走在山坡上，也不忍去踩着它们，顺手摘下一个，好甜好脆。枣树长满了绿叶，叶子之间藏着大大小小的枣果。我在马山和平村、宜兴白塔村也尝过白枣，但果肉有些酥软，甜度也不够，或许是还未到成熟期。

白枣树的外貌普通，是一种落叶乔木，树高且繁盛，枝叶茂密，不需要太多的人工管理，只需让其自然生长就可以了。鲁迅在他的散文《秋夜》里写道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可见对其深深的眷恋，也寓意深刻，象征前赴后继的革命勇士。读《秋夜》中的枣树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东山枣树在古代是贡品，《东山史志》有记载。据说吴冠中每年夏天要去东山住一段时间，画那里的枣树，说东山的枣树最有个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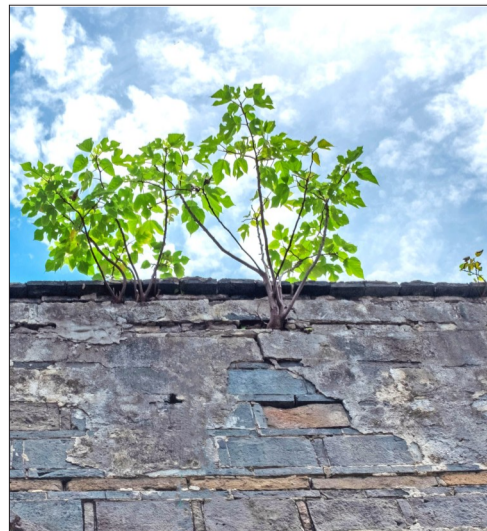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的印象里，东山是出枇杷、杨梅和黄桃的好地方，“青种”“白玉”很有名气，用传统古法纯手工制作的枇杷膏，我在古村陆巷买了一小瓶，吃了止咳润喉清肺，杨梅也是时令佳果，黄桃大而甜，没想到白枣也显出十二分风情……

大凡有古迹的地方，必伴有许多传说。东山雕花楼有无数个佳话传说，仅讲古典故事、传奇和香山帮古建筑艺术的，就有几大本，小小的白枣似乎总跟这些依附在一起。雕花楼的管理人员送我一套《雕花楼》文化丛书。我透过书中的芬芳，看到了岁月的踪影，古人建雕花楼智慧，还有逢着八、九月白枣收获季的美好。

白枣时节，实在是一个十分美妙的时节，是洞庭东山袒露胸怀的一刻。她，伸入太湖的一弯叠峦，地域不大，却名声显赫，占着无限的风光，惹得游人慕名而来，流连忘返。我尽情地陶醉在她的景色里。

秋季来东山，邀好友同行，则趣味更添，山野里空气如洗，间或透出一阵阵果香，晨听几声脆丽的鸟鸣，别有一番韵致。当然，我对枣树上结出的红红白白的果子兴趣更浓。

如要历数东山山趣实在很难，一支拙笔诉尽她的美处更难，但白枣香溢在心，果白实诚，它静静地挂在树上，映在茫茫太湖之中，这充满江南特色的香气和果实，让我们品尝到日子的甜味。



老宅 摄影 穆平

片羽

梁溪河

| 袁泉兴 文 |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……”新中国的同龄人，还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神州大地的这首《我的祖国》吗？这条河在哪里？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？相信只要是家乡有大河，就会默认是自己家乡的那条河。在我的心中，那就是“梁溪河”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，梁溪河两岸的风吹已没了稻花香，也没有了艄公的号子，但那船上的白帆记忆犹在，曾经看惯了穿梭于古运河和太湖之间的白帆，现在再也看不到了。最难忘记的，是躬身跋涉在河岸上的纤夫，在经过桥洞时，纤夫是无法从桥洞中通过的，领牵的人会走上桥面对航船俯身在桥栏杆上，把牵担从桥洞里抛向身后的上方，迅捷转身在另一边的桥栏上方接住牵担。那个桥洞抛牵的动作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是帅呆了？酷毙了？后面其他的纤夫们依次从纤绳上解下牵担，等纤绳通过

桥洞后再依次连接在纤绳上，继续拉纤前行。

那时候梁溪河的两岸，布满了鱼池和菱荡，还有岸上的桑树和稻田。鱼米之乡养育了多少代无锡人，我们曾经从梁溪河索取了太多太多。那时候梁溪河边虽然不生产美酒，但亲朋好友来了，鱼虾和四角菱都是待客的佳品。那时候蠡桥下的河面很窄，水流湍急，平时单人能够在逆水中把农船摇过桥洞的绝对是高手，若是逆水再加上顶风，就得两个人扭扭捏捏奋力配合方能过得桥洞。蠡桥以西的梁溪河水豁然开阔，无锡名特产中最负盛名的大孙巷四角菱，就诞生在此。再往西过了田里三房的桑场浜，直到大渲口虽然也有很多菱荡，然而总不如大孙巷的四角菱受人追捧。无锡著名土特产中，大孙巷的四角菱、惠山庙巷的蚕豆、花庄的茭白、玉祁的水芹菜……这些与其它诸如惠山泥人、清水油面筋、酱排

骨等名特产的区别在于原材料无须复杂的再加工就是美食——至于阳山水蜜桃，在上个世纪还默默无闻。

秋风起，桂花香，中秋临近时，“四角菱，热四角菱，大孙巷的热四角菱”的叫卖声，在锡城的大街小巷响起。卖菱的小贩特别强调“大孙巷的四角菱”，因为全无锡人都公认只有大孙巷的四角菱是最好的。以至于惹得其他地方产的四角菱寂寞妒忌恨。

曾经在菱荡里干过活的人现在已寥若晨星了。听闻大孙巷已在拆迁的规划中，还有多少人的记忆中存在大孙巷的四角菱？

近年来，梁溪河两岸记不清搞了多少次景观带建设和改建，“运河外滩”“仙蠡遗迹”“月秀棧道”“十里画廊”……，最近又新建了一座“如意桥”。美则美矣，但记忆中终究是挥不去梁溪河的模样。这个也是与年轻人之间的代沟之一吧？